

面的航空问题交涉还算顺利；岂料3月下旬我国国会闭幕时，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宣明了年度收支的赤字。这样一来，由政府筹募资金就成了难题，不得不转而指望满铁能拿出这笔资金；然而满铁亦因收入减少而甚感支绌，能否承此重担，亦无把握。这就是当时令人忧郁的实际情形。那个时期，因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内地的工、农、商各业都是一片萧条，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遂使舆论界日甚一日地起而高呼，要求在满蒙问题上寻找出路，以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 “满洲事变”策划人之一 ——板垣征四郎

稻叶正夫

**编者按：**本文摘自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出版的《板垣征四郎》一书，该书对板垣其人百般美化，竭力歌颂，观点反动。此处只摘录其中史料部分，以助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侵略的内幕及战犯板垣的罪恶活动。

### 板垣与“一夕会”

冈村宁次大将回想起“一夕会”时开头有如下记述：

“永田和我同是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二期生，从15岁少年时代就是亲密的朋友，尤其在少尉任官之后作为酒友成了知心。

小畑和我在中央幼年学校时同期同中队，志气相投，又同在步兵第四十九团共事，日俄战争时出征担任北朝鲜警备，关

系更加密切。

我们3人从少尉至少将时期即对陆军之积弊感到愤慨，矢志要重新改革。

另外，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着到中国大陆去活动的梦想，便和具有同样梦想的土肥原、板垣、矶谷等同期生有着同样的志趣。”

大正10年（1921年）10月27日一个偶然的机，永田、小畑、冈村三人在酒吧相会谈了许多话，归国之后就以上述同期同学为骨干纠集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各期志向相投者结成团体，订立盟约矢志重新改革陆军。这就是“一夕会”的开端。

其后，一夕会就成了推进陆军近代化的力量，对处理满洲事变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到了昭和7年4月，永田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小畑任第三部长时，两人逐渐发生对立并很快表面化。同年8月，冈村少将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后，方向已见明确，对此冈村手记如下。

“尽管如此，在我离开东京之前，永田和小畑还是出席了一夕会的活动，并进行了欢谈。

我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为向中央联络报告，每个月都要晋京，到东京之后就要和一夕会的人聚会。这时从一夕会的基层人员中就流露出永田和小畑之间的关系发生险恶变化的传说。果然在昭和9年4月晋京时，一夕会的同仁于23日在赤羽桥青岱寮招待我，到那里去的只有永田、矶谷、板垣、东条、工藤等，另外还有小笠原，小畑和其他人员都已分袂。27日约会小畑谈了3个小时，由于对永田一派反感强烈，始终未能妥协。

我对多年同志出现分裂感到十分悲观，每天晚上都想这件事，弄得我这个平素贪睡的人在京期间也出现了失眠。

23日离京之前我委托处在中立地位的矶谷和板垣做最后努力，希望重新团结起来便归任了。

社会上把以永田为中心的一方叫作统制派，以小畑为中心的称为皇道派，我认为这是群众随意给起的名称，其实只不过是同志之间的分裂而已。”

就这样，一夕会形成分裂，永田将军于昭和10年被人杀害，小畑中将也在“二·二六事件”之后免去现任职务。但是同期中一夕会的盟友还剩下大陆同志四将军（板垣、冈村、土肥原、矶谷）。以后，四将军并没有失落了对大陆的热情和向大陆扩张的志向。

### 少壮时代在中国

#### 与冈村、土肥原、矶谷等四出活动

第十六期学员是明治37年（1904年）任少尉的，正是日俄战争时期。因而他们都有过参加战役的经验，都在军人的道路上有所磨练，当中国大陆出现曙光即辛亥革命发生时（明治44年），4个人先后都已进入陆军大学，又都对中国大陆产生了幻想。各自胸怀大志，土肥原于大正元年（1912年），冈村于大正2年，矶谷于大正4年，板垣于大正5年分别由陆大毕业。

辛亥革命发生之后，陆军派出许多人材到中国大陆去驻在。首先是坂西利八郎中佐驻在华北北京，江户川辰三少佐驻在华中汉口。传说江户川少佐在启程之前和陆大在学的冈村、山中（峰太郎）还共同有所研究，而且早一步毕了业的土肥原中尉已在大正2年7月派在坂西机关在中国大陆开始活动了。

板垣大尉踏上中国的第一步正是矶谷驻在上海的同时，大正6年8月驻在昆明。冈村也在这年2月当上了北京青木宣纯顾问的辅佐官。大正7年11月刚从北京归任不久的土肥原又继

任黑龙江省督军顾问到齐齐哈尔去就任。从此一直到满洲事变，前后几次反复活跃在大陆，于是出现了板垣与石原及本庄与板垣为中心等若干叙述。

### 板垣与石原、本庄与板垣之会晤

板垣大尉于大正8年由昆明驻在调往汉口任华中派遣队司令部附。第二年7月任参谋。在那之前的4月石原莞尔大尉也到那里就任部附，到板垣少佐（大正10年4月晋级）调任参谋本部部员为止（大正11年4月）正好一年，同时同地在大陆任职。石原是板垣在仙台幼年学校五年的后辈，又是邻县山形人，不能不有所理解，作为军人应该说是初次聚首。后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深厚。在北京的本庄少将和板垣的会合也同样是令人铭记难忘的。

板垣中佐于大正13年（1924年）6月就任驻中国使馆武官辅佐官，当时的武官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为处理时局而被提升为军事课长的林弥三吉少将。

本庄繁少将由弘前步兵第四旅旅长接替林少将之后任，是大正14年5月1日发令，到北京赴任是6月9日。《本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

“上午9时由天津启程去北京，板垣中佐7日晚在天津迎接，同车于下午12时半抵北京。代理公使、坂西中将及其他多数侨民来迎接。”

从这时起大约一年半，本庄与板垣密切合作，在多事之华北地方处理时局。当时华北战局正是张郭战争前后，北伐军占领武汉，中国正处于北伐即将成功之动荡混乱时期。本庄和板垣的配合能够再次出现在满洲事变的关东军，真可谓不可思议的因缘。板垣中佐被任命为参谋本部部员是当年8月6日，据

〈本庄日记〉记述在那之后照样是东奔西走。还记载着8月中旬以后，还断断续续地为板垣夫妇举行了送别宴会。9月15日佐佐木到一中佐到任，9月17日下午7时半起为板垣、佐佐木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欢迎盛会，日华要人145名参加。9月22日上午8时25分板垣中佐偕同家眷启程归任，现在想起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

### 满洲事变前后——在满蒙施展之手段

#### 酝酿——板垣、石原结成伙伴

昭和4年6月（7月中苏发生中东铁路纠纷）4日，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在长春名古屋旅馆以极大的热情论述战争史大观。听会者有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专修员加藤怜三工兵少佐（旅顺要塞参谋）、高桥茂寿庆大尉（关东军参谋）、菅野谦吾大尉（关东军参谋）、堀内一雄及佐久间亮三两位大尉（部附）等。这是前一天自旅顺启程参加北满参谋演习旅行的第二天。

据石原将军很久以后谈起来，在长春旅馆里都已经过半夜，板垣大佐的房间里还点着灯，往里看时还正在埋头写笔记。

“都这么晚啦还不睡呀？”我问时他回答说：

“整理一下笔记，免得把你今天讲的忘掉了。”

石原中佐听到之后很受感动，他在想和这种人干工作必须专心致志的埋头苦干才行。

石原中佐是前一年8月定期变动时由陆大兵学教官调转来的。板垣大佐是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之后，接替河本大作大佐来处理善后的，是这年5月14日才发令的。当时大佐担任奉天驻军步兵第三十三团团团长到任并不旷费时日。另外如前所述，既属同忧之士又都是刚从关东军出来不久的同伙。

板垣参谋到任不久，5月下旬就召开了关东军情报会议。会议得出的结论是“炸死张作霖之后，满洲问题常此平息下去，今后有发生全面军事行动之可能。所以要彻底加以研究。”据说石原参谋所拟定的北满参谋演习旅行计划3月份已经完成，还没等村冈军司令官批准，板垣大佐就顽强地付诸实施了。

炸死张作霖事件后的人事变动告一段落是在8月份畑英太郎中将接替村冈长太郎中将（待命）到任之时。新司令官到任一切安排就绪，计划10月在辽西地方举行参谋演习旅行。这次旅行与上次截然不同，是以完成关东军当前之任务为目的的。

统裁官板垣大佐、辅助官石原中佐，专习员是以驻军第十六师的幕僚为中心，采取对抗演习的方式。演习科目是〈新民渡河进攻〉、〈向锦州追击〉，然后是〈判断进攻锦州附近之地形〉。这时详尽地侦察了锦州兵营等，对日后石原中佐轰炸锦州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在察看了兴城温泉清太宗战死的战迹之后，演习转移到〈进攻山海关西部地区〉。这次进攻，直至后续兵团在敌人之背后秦皇岛登陆，挟击敌人，演习才告结束。

其后，关东军司令部的幕僚到天津、北京参观和华北驻军的幕僚联欢会餐之后在塘沽上船返回大连，全部日程才告结束。

在此之前，关东军和华北驻军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通过这次旅行双方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幕僚首脑人物之间似乎给人一种已经形成某种默契的感觉。

### 前夜——迎接本庄军司令官

昭和6年开始，关东军首先研究了佐久间亮三大尉起草的占领地行政之研究即征服满蒙之具体方案。早春3月，组织了各兵种学校的教官赴满鲜视察。板垣大佐对教官视察团作了题为“从军事上看满蒙”的讲演，竭力启发以武力解决满蒙之主张。

3月是陆军定期变动之时。尤其针对年来关东军的悬案，成立了关东军调查班并调整阵容等都得到实现，这是值得注目的。4月成立了名实俱备的调查班，任命竹下义晴中佐为班长，班员都是些杰出的人材，计有：白田宽三少佐、佐久间亮三少佐、(八月冈部关一大尉)、江崎秀雄大尉、小松已三雄大尉、茂川秀和大尉、佐藤帮助三等主任会计、住谷悌一等会计。根据现有记录证明，板垣、石原两参谋对这些幕僚曾努力做了指导，贯彻强化了一朝有事一致应付的意图和体势。

这时候陆军中央有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在活动，所谓三月事件正在秘密进行，余烬未熄。4月14日若槻内阁成立，南次郎大将接替宇垣大将就任陆相。

4月上旬，第十六师由满洲返回日本，新派第二师进驻满洲。正值清蒙风云告急之际，第二师官兵士气非凡，大有意气冲天之概（笔者当时身为少尉也来到满洲）。各部队进驻之后，5月下旬部队长会合一起，团长以上（独立守备队为营长）在金州指导演习之后，5月29日，首先由菱刈军司令官训示，敦促关东军上下下决心做好准备，然后由高级参谋板垣以〈关于清蒙问题〉为题作了长时间演讲。（石原日记）里也明确记述了“5月29日部队长会议，板垣大佐大演讲”。关东军内部已经形成文件〈清蒙问题处理方案〉的蓝本。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总第25辑）